

作品

小窗一梦平生足

■韩浩月

2023年的最后一次出行,我住的酒店房间里有一扇硕大的落地窗。透过窗户可以见山见海,见桥见云,见喷泉的水柱升起后被风吹偏了方向,也能见到行人来来往往。

坐在窗边发了会呆,走神时,一只手忍不住伸出去,想要推窗。

推窗,许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本能。袁枚写过“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王国维说“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贴贴嗒枝间”,吴当闲时“推窗窥月色,竹外一枝开”,陈著喜欢“闭户茶香浮雪屋,推窗山影落冰壶”……《红楼梦》《西厢记》等书里,有关推窗的描写更是不计其数。但凡读过,都会有印象,印象多了,就会转换成行动意识。有了行动意识,就可能不管外面天寒地冻,看见窗户总想推一下。

现代的摩天大厦,窗户越来越大。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设计时往往一个口也不开,一个窗把手都不留,活生生把室外空气阻挡在了外面。酒店房间里,在开窗失败之后,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然后发现,古人推窗有个特点,越是夜晚、越是冬雪之日,就越喜欢推窗,他们不怕黑、不怕冷吗?

我猜,他们和我一样,受了比他们还古的人的影响,只是不喜欢窗户总关着罢了。哪怕推开一会再关上,也标志着自己的目光、思想、心灵与外界信息进行了一次交换,又能回到书桌前。

中国的房屋大多数是正南朝向,为的是光线充足,也可以保暖。为了躲避北风,一些房屋就不开北窗或者把北窗开得很小。过普通日子老百姓,日常开窗通风,开的是南窗。可有些文人墨客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偏偏喜欢推北窗,王安石向往“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孔武仲赞叹“清风

入北窗,幽听谐我心”,真德秀沉浸于“北窗燕坐寂无言,时听幽禽啼晴昼”,王中惊觉“风满北窗清梦觉,悠然心境上皇初”……北窗自带寒意,与南窗的暖融相比,北窗更多意味着偏僻、躲避,爱写北窗的诗人应该不大可能是e人(性格外向),而大多是i人(性格内敛)吧。

尚年轻的时候,有几年在KTV里,我爱唱一首老狼的歌,每每唱到歌词里那句“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时,总是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寒意从脚跟开始向上传递,现在想来,就是“朝北的窗”这四个字闹的。难道只有北极星是星,别方向的星就不是星星了吗?我以后若写歌词,就坚决不写“朝北的窗”,除非没有办法,非得借助此意来传达“孤独寂寞冷”。

除了“推窗”“北窗”之外,古诗写到颇多与窗有关的关键词就是“小窗”了。

这个“小窗”实在很有意思,我在少年时代喜欢强说愁的时候,一方面忍不住要模仿使用“小窗”,一方面又很忐忑,觉得一个大男人整天“小窗小窗”的,有点不够大气。但没有办法啊,前面那么多人写小窗了,比如很少走神浮想的辛弃疾写道“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自得其乐的项安世写道“小窗一梦平生足,闲看渔翁白鸥”,忙里偷闲的刘克庄写道“小窗了却观书课,几首残诗旋补成”,豁达敞亮的邓肃写道“万里归来一小窗,利名心来不须降”……他们的诗句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人生得一窗足矣。”

小窗,不仅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空间,是典型的“现代家朋友把它写成条幅,装裱好后就挂在家中常去待的那个窗户外边,时不时地看一看、读一读。

分的一种体现?

玻璃窗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它不但具有更好的遮风挡雨的功能以及保暖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解放了人的视线。透过干净的玻璃窗,人几乎可以无损地看见窗外的一切。我有一位老朋友特别喜欢拍摄窗外的风景,在纽约,他拍到了窗外大片的古城民居;在爱丁堡,他拍到了窗外宁静美丽的小渔村……多年下来,他积攒了上百幅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所住酒店窗外的景物。将这些放在一起来看,不难发现,窗户已经取代眼睛,成为他看世界的视角,这非常别致。看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因为有一窗之隔,因而产生了距离与想象,有了这距离与想象,即便肉身不能至,也能获得一种美的感受。原来,为了美而存在,也是窗户不可或缺的功能与责任。

每到陌生之地,入住酒店房间收拾妥当之后,我必不可少的一个举动是在窗户外边站一会儿。未必是一直看窗外风景。其实,这一举动是想创造一个时刻、一种情境,通过放空或者无意义的遐思,让自己与这个地方建立某种关联。

现在,一扇属于2024年的新窗户已经开启。谁会知道新窗户外面的风景什么样,推开它又会吹进来什么样的风?窗户是个明喻,它意味着神秘与未知,而对应这种神秘与未知,古人通过他们的思想与文字,已教会我们很多方法。

我最喜欢的一种方法,想来想去,恐怕还是这一句:“小窗一梦平生足。”它中立而温暖,整体上积极,略有的那么一丝感伤也无伤大雅。我想请一位书法家朋友把它写成条幅,装裱好后就挂在家中常去待的那个窗户外边,时不时地看一看、读一读。

和花儿坐一坐

■刘琪瑞

老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书里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于是,我也不负大好春光,走到田野上,和春日那些花儿坐一坐。

和杏花坐一坐,粉粉白白的杏花会吹落在我的头上、衣襟上。想起晚唐诗人韦庄,他在《思帝乡·春日游》里,写了一位被杏花落满头的怀春少女,“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这白描手法,质朴语言,直率而热烈的情愫,每每吟来,会让我心海漾起一圈一圈小涟漪。而今,我发白如雪,再落一层粉白的杏花,一定更美吧。南宋的叶绍翁运气不怎么佳,前去游园吃了闭门羹,倒是借出了千古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他和冷艳的杏花是有距离感的,不如我这样近距离坐在杏树下,用一段段古诗词和杏花对话。

和桃花坐一坐,我的脸儿会被羞红。桃花是有妖气的,《诗经》里有篇《桃夭》,这个“夭”应是“妖艳”之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新娘娘和桃花一样鲜艳娇媚,娶到这么美丽的姑娘,一定会人丁兴旺,美满幸福。在春天,在桃花灼灼里,哪个男人不祈望一场不期而遇的“桃花运”?像唐代那个失意的落榜复读生崔护,出外郊游,偶遇一次“桃花缘”,遂成《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种令人空留嗟叹的“缺憾美”,往往成为人生际遇的一段“蒙太奇”,总在我们的脑海里一遍遍闪过。

和乡野间那些野花坐一坐,我的耳畔总响起银铃般的笑声。蒲公英花黄艳明媚,像谦谦君子,一身书生气;紫花地丁俏丽若霞,像纯朴的村姑,笑露飞上眉梢;忍冬花清芬婉约,像山野精灵,飘飘若仙……它们像一群群踏春的少女少男,或散坐在田埂,漫步山坡,手挽手儿,巧笑倩兮;或滨河而居,在

水一方,吹着春曲,唱着情歌,把自己唱进《诗经》里:“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些花花草草真美啊,我仿佛回到了芳华年代,回味起恋爱的滋味。

父亲在世时,也喜欢和花儿坐一坐。他没有太多的文化,少有闲情逸致,更不会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可他爱到田野里溜达,和桃呀李呀杏呀,和樱花苹果花棠梨花坐一坐,拉拉呱儿。父亲爱嚼吸溜鼻子,总能嗅出不同的果香味儿。像对待他的孩子似的,他对花儿说:“你们可劲儿开吧,疯够了,野足了,玩累了,就会结下一串串青疙瘩,密匝匝的,到了夏秋,挂满一树树圆疙瘩,大疙瘩,鲜甜甜的,庄户日子会被滋润得水灵灵、甜津津……”父亲还对一群群嗡嗡嘤嘤的小蜜蜂说:“你们是俺请来的贵客,功不可没,那就可劲儿和花儿谈谈情说说爱吧。”偶尔父亲也会浪漫一回,摘上两串鲜花,簪在母亲的鬓发间。母亲有些扭捏,看看孩子们不在身边,喷他两句:“这一串苹果花,能结两三个又大又圆彤彤的果子,多可惜啊!”

有一年,父亲种了一大片油菜。油菜花开了,父亲先是坐在田头白杨树上看花,后来直接躺在田埂上,躺进油菜花丛中,他矮矮的身影被明媚灿烂、波光起伏的油菜花淹没,那景象极为壮观。父亲乐得哈哈大笑,自言自语:“黄灿灿的油菜花,就是黄澄澄的菜籽油啊,俺闻到了炸丸子、炸油糕的香味儿,闻到了烧菜炖肉的香味儿!”

父亲有时做活累了,也会坐在地头,和野花野草说说话、唠唠嗑。“知道你们性子野,自由散漫惯了,可你们只能在地头荒滩,在沟渠路边开。要是不听话,跑到田里园上撒欢儿,可别怪俺不客气!”一阵风儿过,荠菜花、地丁花、紫苔子、婆婆纳频频点头,像是听懂了父亲的话。

和花儿坐一坐,不管俗还是雅,花儿总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带来希望。

遥想画中人

■王太生

没人时,偷偷地拿出来,在手掌心摩挲半天。

别看汴河上的船,装货卸货,忙得热火朝天,可从前的船走得慢。搞摄影的张老大想搭乘一趟宋朝的慢船,做一个东张西望的游客,在中国北方的河流上旅行。

那条船停泊码头等待开航,可这时偏偏不见船老大的影子,许是在半道上碰见熟人了,两个人站着聊天,船老大心中惦记着赶行船、赶路,但又不能怠慢了朋友,在匆忙之中与人寒暄,然后抱拳行礼作别。就在他出现码头时,等候多时的大船已哗啦啦升篷帆,随着篙动岸移,一条船慢慢消失在水汽蒙蒙的宋朝河流上。

船靠岸而行,天空排列祥瑞云朵图案。张老大当然是从人生邂逅的角度进入角色。那时他在上河的码头看到一位眉目寂寞女子临风而立。几天后,当他返回时,

那个女子于水边浆洗衣衫,一件一件的宋朝布衣,在她柔软的手中搓洗。洗后拧干,叠放在一口木盆里,女子腰支木盆,来到岸边不远处一株老柳下晾晒,一件一件地抚平褶皱,透明光线的照射下,一双美目半睁半闭,风吹动缕缕发丝,张老大“咔嚓”一声,拍下女子回眸一笑的妙妙风情。

古画,不仅是画,更是黑白戏剧。有时,一幅画,足够几场大戏,让那些民间班底去演,让那些穿戴朴素的小人物去演,演世间况味,人间百态。

对我来说,古画之中所对应的小人物应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

小贩是中国社会的观察者,市井的观望者,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与方式。在旧都城当小贩,可以一边卖货物,一边看风景。我会挑着货担站在汴河拱桥的桥顶吹风歇息。站在高处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看一条河的走势,看

它被波浪涌,逶迤远去;一是看大街小巷的纵横交错,店铺罗列,人们挑担、抬轿,赶路、闲逛,分布在不同的角落。楼宇之上,几个人正坐在窗口说话。

我呼吸着河风水气,端详着这古代大城。清明这一天,真热闹啊,天青色里,水上船来船往,岸上牵马骑驴,曦日如玉,美玉生烟。

一条大河,两岸风烟。900年前,一群人在画中说话,在画中生活,他们不但是画中人,更是戏中人。

感谢伟大的画家张择端,那么多的小人物,他们抱拳施礼,拱手作别,骑驴牵骆驼,启程停泊,每一个举动,在今天来看,都是古人演出的生活戏剧。如果他们配上台词,会是哪种方言?仅仅是开封话,河南话吗?不,他们之中,肯定还有江淮话、齐鲁燕赵方言。

红脸、白脸、黑脸、绿脸,其间有人物的

不同际遇,不同命运和性格。有人走陆路,有人走水路,路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就出现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也有各自不同的神态表情,有人观望、有人踌躇、有人得意、有人犹豫。

会有一个18岁的山中少年,怀揣希冀与梦想来到这座大城,他只身出来闯荡江湖,走累了,饿了,渴了,摸出身上仅有的钱币,买几只馒头,在路边啃食,然后去打听、寻找城里的远房亲戚,他是来投靠的,也是暂时歇脚,因为他对这座城市太陌生了,心中忐忑,得找个依靠。

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来到大城市,就像我们的祖辈、父辈那样。因此说,城市是个舞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在台上唱戏,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口音。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汴京那样的宋朝大城里,有许多人,从远处来,从不同地方来,他们来汴河两岸不是观光,而是为了谋生,他们瞪大双眼,寻找并等待机会。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角色。生活是戏剧,戏剧也是生活。我观古画时,总感觉身在其中,叩问自己曾经是谁。

贵阳诗词·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三月

取次寻春色,桃花浅淡红。嫣然一朵,开在乱山中。 鹿仕蓉(云岩)

春日十里河滩

溪郊淡淡春,风雨一时新。忽喜欲相问,回头非故人。 张忠杰(花溪)

题吾家小园牡丹

晨来羞见客,摇曳且生姿。曼妙何许评,含苞待放时。 母进炎(白云)

题青龙九头大坡

青龙第九首,百里沐春晖。眼阔乾坤大,心雄日月微。松涛千壑去,李雪万山归。待到风雷起,乘云带雨飞。 陶兴江(清镇)

溪山漫步

取道溪山春已深,溪山深处正沉吟。

好花多在无人处,转过溪桥景又新。 陈正非(清镇)

清晨即事

短宵久惯费神思,犹向周公盼梦迟。俊鸟梢头先打卡,呼余莫误上班时。 李华(清镇)

春日

漠漠沉云去复回,依依寒竹是谁栽。绿枝未稳春初定,万树春花逗眼来。 何伟(清镇)

夜游洪崖洞

金碧辉煌烁夜空,人间天上两相融。五湖四海慕名客,争向江滩梦幻中。 曾晓鹰(南明)

春游龙架山森林公园

五彩娉娉翠影稀,携游花海觅新奇。轻车一路春春暖,闲览余霞踏碧溪。 张世贤(南明)

无眠

乱絮飞花过眼前,深冬忽到大寒天。心情似水多翻覆,长榻栏杆未肯眠。 刘蓉(清镇)

有忆

滴翠门前水渐肥,携卿行汲浴斜晖。怅看矶上双双鹭,斯人一去胡不归。 顾军(白云)

春游

春来因步爱山游,杏粉桃红满目收。白发何须悲掩镜,心宽诗酒乐悠悠。 陈俊杰(白云)

仲春闭关集训

桃李花妍处处春,云晴芳树鸟啼频。帘飘时有香风入,空帐楼中案牍身。 刘维桥(观山湖)

赞春梅

一片嫣红似晚霞,田园野径绽芳华。飘飘瑞雪消融后,过半春天数此花。 钟显武(百花湖)

元庆梦想园春行

漫步春林意未休,一湾金色枕芳畴。浅桃初蕊枝头俏,几树棠花闹小楼。 罗宇(修文)

登高云山慢题

春山寂寂影寥寥,春意迟迟上树梢。春色年年人不待,春风吹梦又今朝。 汪常(云岩)

春游东湖公园

漫步青松翠柏间,东湖碧水映云天。春风拂岸茵茵草,白鹭翔空淡淡烟。静籁丛林藏律韵,丝丝绿柳荡诗篇。波光陶醉何须酒?独坐长亭便是仙。 简盛华(开阳)

【双调·风入松】甲辰元宵翌日观花溪花船秀

花溪半月闹新春,两岸挤游人。轻移画舫铺云锦,叫山雀和唱乡音。几树红花胜火,一河丽日流金。<么>桥横玉带忆将军,抗战到如今。硝烟散了民风顺,乐其乐忘却清贫。翁媪相扶浅

笑,稚童嬉戏天真。 秦应康(南明)

意难忘·吟春

飞雷迎春。看腊梅怒放,奇魄销魂。东风情缱绻,剪瓣瓣来唇。天渐暖,气氤氲。桃李笑乾坤。水云间,呢喃细语,载柳无痕。 惊雷荡我心尘。万物皆苏醒,紫气微曛。烟花紫火树,喜处处临门。闻鹤鸟,展精神。春恋未归人。旧巷里,清茶一盏,情满山村。 李青(开阳)

破阵子·永乐桃园

掩卷欲寻五柳,分花信步桃园。布谷声声催早稼,芳草盈盈野水闲,神游武陵源。 村老不知魏晋,农家乐致新鲜。诗酒忘情新社里,带露红英取作饕,请君细细看。 萧潇(花溪)

少年游·春分

洞溪流水绿波呻,坡寨绕烟云。黄

莺花蝶,宛然闹苑今又到春分。 轻风细雨交春半,堤岸柳芽新。浅黛山峦,李桃满翠谁见种花人? 袁久森(云岩)

南歌子

花落春深处,人闲周末时。茶烟吹柳各成丝。庭草更怜白社,正萋萋。 肯逐花前酒,吟当句里梅。和春一醉任如泥。有梦浮生如戏,逗莺啼。 王钦(乌当)

卜算子·蔡家坡

层峦绕轻烟,翠海接庄户。取墨泼来染树枝,春色成一簇。 日暮近晚风,青家插新素。燕子双飞绿幕中,去往深山住。 何伟(云岩)

南乡子·残雪

小苑枝头。暗香催得几回眸。一夜春风梳老树。谁仁。踏晓斜晖残雪处。 陈全德(云岩)